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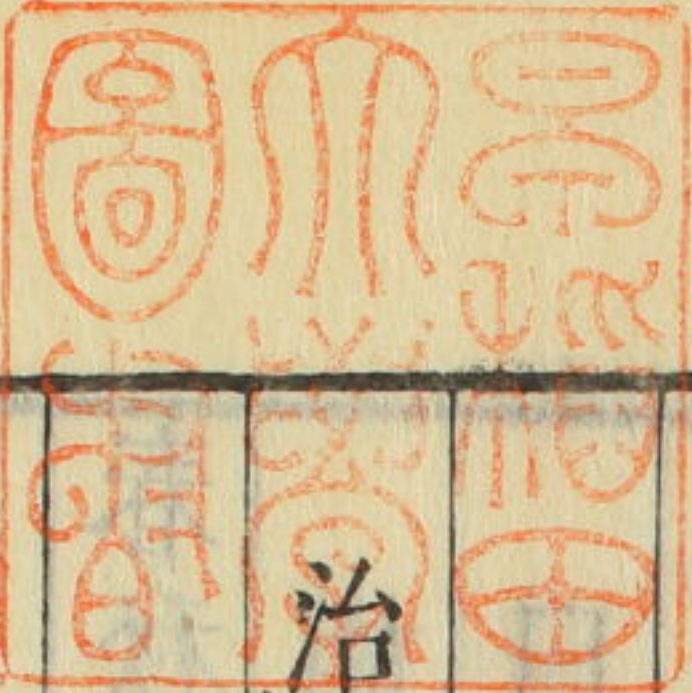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百十五  
至百十六

522  
76  
44



仁12  
門  
76  
卷  
44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十五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曲禮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

臨蒞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

有威嚴而其法行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十五

總論威武之道中

一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于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于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

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

必先審其大小遠近疆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其萬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彊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

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大學後集補 卷一百一十五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  
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  
以太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而在官者咸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  
室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  
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  
而又狹欺毀信。重弊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  
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  
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

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  
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疆。或幸其  
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  
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  
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姦亂。必  
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  
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徼幸取勝。胡氏所謂  
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  
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

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亂臣安

反側者之鑑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同善陳者

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甯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眾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迺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為國

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眾。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于戰鬪。戰鬪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死。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一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九思後義不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一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

隱十一年

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

臣按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與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之處耳反求諸已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動眾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桓公十一年鬪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

臣按所謂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猶與也焉。劇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

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

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

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前說道學  
後述兵機

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復得

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徧，小信之未孚，皆不

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為盡心之忠。如是而

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

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

法矣。其答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

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祿而不能

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

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大學後集補 卷之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恆以民心爲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

以伐人者。蓋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脩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一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

蘇軾曰。欺後世也。呂祖謙曰。縱敵也。丘曰。不通變也。

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贖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豈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

廼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廼讎。日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邪。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

學聖人者。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貴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可見惟禮可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也。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謂動兵不後未為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謂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謂而動更說無覺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制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謂楚盍築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眾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衆者皆必本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厚龐也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  
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姦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  
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  
猶知以德義為言。後世則舍德義而惟論兵甲  
士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  
同也。此無他其器具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

不同。

聖人無日  
不與民同  
患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臣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恆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  
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  
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

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之為小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

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竝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弔民伐罪以兵威而興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于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戌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

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名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一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

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于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已，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



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于牛馬處暑之既至蟲蠶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尚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也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地土之廣狹車

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  
 所脩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  
 以彊兵之要孰有先于脩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太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所謂德者信  
 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又安  
 有爭鬪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主耀明也  
 德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  
 則無震懼也先王之于兵也茂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大其財求不鄣也而利其器兵甲也用未邦之屬明利害之鄉  
 也方也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  
 以致戎兵也于商牧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  
 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脩志意也有  
 不祀則脩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尊卑也

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脩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

則脩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

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

之兵其乃無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倉葛曰武不可觀見文也文不可匿隱也觀武無列匿文不

昭

胡安國曰古者觀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

于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

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

脩其德而已不勤兵于遠也所以然者豈非文

不可觀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于戰伐之事

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

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叶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彊執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于禮教。猶陳之于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贊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况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輕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十五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熹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于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

伐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于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干戈日以相尋。訖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于萬世。使居人上者。恆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于下移。則禮樂征伐。咸自己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五 終

夫天下之歸於天子也。猶水之就下。木之就土。無可如何者也。然則天子之德。豈足以使之然哉。曰。德之於民猶水也。水之於木猶土也。水涸則木死。土竭則木枯。德薄則民散。德厚則民歸。此理之必然者也。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外末而內本。則民歸。此又理之必然者也。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六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  
稅斂深耕易治耨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  
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也以撻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  
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  
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  
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  
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  
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

樂歸于我則誰與我為敵哉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  
也

孔文仲曰惠王之志在于報怨孟子之論在于救  
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問孟子意欲強兵以報怨孟子乃  
教之以施仁政于民以為天下莫敵之策徐觀  
其策不過使民澁耕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  
挺而撻秦楚之兵夫車徒之衆兵刃之利不足  
以當秦楚之強乃欲制挺以撻之豈不大迂濶

而不切於事情哉。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六，其後皆亡於秦。固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過起于折竿斬木之匹夫。當是時也，天下一家，萬國一君，豈無堅甲利兵哉。然而無救于秦之亡，由是觀之，堅甲利兵雖可以張國威于一時，而孝弟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悠久也。孰謂孟子之言迂闊哉。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於整其旅。

也。以過也。徂，往也。莒，密人侵阮。以篤，厚也。周祜，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遏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謂作也。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勇也。書周書秦誓之篇也。言武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



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于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拯民以安天下。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與喜對。聖人之情發皆中節。其喜也則為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怒也則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祖

共二國之人塗炭極矣。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得其安。商辛橫行于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則當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尚知所鑒戒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熹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拯于他人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拯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商書仲虺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待也。我君也。后君也。來其復生也。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也。已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繫縛也。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寶主之類。如之何其可也。

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人老倪兒，止其重器，謀于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尚可及止及其未發而也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于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于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向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呂大臨曰：奉天行命，謂之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臣按：燕齊皆列國也。燕雖不道，齊非天子而擅興師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說也。況燕之與齊，地醜德齊，無甚相遠。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人，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是

時周室微弱不能執九伐之權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爲之掾正亦不爲過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爲亂者在子噲子之齊人既勝燕之後卽當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國之寶器誅其君臣之作亂者然後謀于燕之世臣耆舊別立君而去其于燕之土地人民無所利之如此則是爲隣國定亂非取而有之也齊王雖非天吏然存與滅繼絕之心誅亂安人之意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先儒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踐田而奪之牛齊王

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滅絕其國矣安能逆止諸侯之兵哉此孟子爲齊人畫爲區處取燕之策可以爲後世用兵定亂之法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外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非不堅利也米粟谷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熹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張栻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

效。至于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之？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

臣按：孟子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言者，萬世用兵之要也。然就其中權其輕重而言，則天不如地，地不如人。用兵以爭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雖得天時地利，猶無得也。先儒謂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有人以為之守。天時之善，有人以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

則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舉。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臨時可致者也。則又在乎平日省刑罰。薄稅斂。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則無敵于天下。而為天吏矣。則雖地利不固。而天時未順。亦足以自守矣。況兼得天時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

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于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朱熹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張栻曰。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耳。

許謙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

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歸于此。人既樂歸于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時。無義戰之兵。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

大學後身補 卷百六  
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臣按。人臣之佐君。當以道勝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於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勝。而惟以兵強焉。則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勝者必遇其敵。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

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興。農業必廢。殺戮既盛。天和必傷。在地則生荆棘。在天則召水旱。在人則致疾疫。兵雖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決其所行也。所以除殘暴。戡禍亂。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如是用兵。斯之謂善。非用以之取強于天下也。用之取強。則非善矣。然所謂果者。若矜伐自驕。得已而不已。恃強以陵人。則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驕。勿強。不得已焉。恆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如是。則吾之兵不至于過壯。



而老矣。蓋兵直爲壯，曲爲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壯則老，苟用兵而矜伐驕強，可以已而不已，則必過壯而老矣。如此，則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爲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爲佳美。

是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爲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無不惡之。然人亦或有以爲佳美不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爲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爲，惟以道德爲樂，不以兵戎爲佳，豈肯處其身於不祥之地而殺人以爲樂哉？後世人主，如以用兵爲佳，殺人爲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卒之殞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謂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

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奇用兵說者謂奇為詐術。臣竊以為不然。蓋所謂奇者若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覆非所謂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臣按為士者必以文事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戰所以行天討非以洩已怒也。以怒為戰非善戰矣。與人戰而勝焉非善勝也不與敵戰而敵服斯乃為善勝矣。用人而為之下不以已長勝

物不以已有凌物則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爭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臣按老氏所謂用兵有言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動而惟應人是謂不敢為主而為客我之進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雖至於尺亦不計焉。行然後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

不用臂遇敵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  
 執持必以兵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若是者蓋  
 以不爭為德也然爭固不可而輕敵亦不可是  
 故行兵之禍輕敵為最大輕敵而忽之不以為  
 哀而反以為喜則吾所以為國之寶幾何而不  
 為所喪乎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  
 者常勝哀者不以用兵為喜恆戚戚然悲念也  
 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恆有哀矜之意惟恐或  
 至失快以喪吾所持之寶也則寶常為我所有  
 矣寶者何國寶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異乎

以兵為佳者矣不以兵為佳而以為哀非不得  
 已不用焉則必不至于敗衄而喪吾之所寶者  
 矣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  
 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  
 弱將率與帥同不能則兵弱

臣按國之強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觀之  
 是故上隆禮則兵強矣下愛民則兵強矣已諾  
 而能信則兵強矣慶賞以其漸則兵強矣將率  
 能其任則兵強矣觀人之國者不必觀乎其卒

伍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疆弱可知也

臨武君蓋楚將不與孫卿議兵于孝成王前王曰請

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

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

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

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

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

遠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

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之志也君

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政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亶讀

祖露祖謂上者也君臣之間滑亂然有離德也故以

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

指撓攪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

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

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自而覆胸腹也詐而

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所謂兵要在附民。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若權謀勢力以行詐施之于其敵猶有工拙。若遇仁義之主。民親附而將用命何所用哉。

陳豎間孫卿子曰。先主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輕舉。所以為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融化而無迹。此其所以為王道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補塞間隙之可比也。豈而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又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燭火。臨不測

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畧之書或謂為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讖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為詔則此書之傳亦已遠矣其中可取者鮮然此數言者庶幾不悖于聖賢之旨故錄之不以人而廢言也司馬灋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

軌按司馬法海外作海內治也作至也

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陳師道曰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

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國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舍。興壞係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灋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

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比先王之政。何所難哉。

臣按宋人輯兵法。擇其切要者爲七書。而司馬灋比諸家爲優。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數言其尤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

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又曰：欲生于無度，邪生于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謂尉繚子雖未能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統矣。而此數言庶幾古人仁義之師可取也。

至其他篇以殺垂教棄而不用可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咬，而況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邈興邈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父。子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于大較也。法不權輕重，猥云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六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管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駟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于越，執非寡也。及其威盡，執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于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

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為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為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闡于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臣以為為權于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于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為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賈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為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延中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呂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

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為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為宣帝告也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恆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

事揆之以五者之名。於茲五者果何當歟。必合於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衆。苟或有類于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淪于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于天下矣。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

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臣按。歐陽脩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爲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誠能謹號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兵將財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內脩外攘。百事具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爲安邊捍寇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旣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臣按。爲國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爲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于武事焉。然武之爲用。不以用之爲功。而以不用爲大。故武之爲文。以止戈爲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爲之。備無事而爲之。防所以遏禍亂于將萌。衛治安于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爲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

無及矣。臣故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舉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昔人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明賞罰，慎號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游，禁奢靡，絕干請，抑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內無患矣。內既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已上總論威武之道

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六終

六十八雜